確屬潮州韻書，而決非漳州韻書，更非泉州韻書。

但《擊木知音》亦不全合現在所知的一些潮州音。潮州音如潮陽、揭陽的音韻特色是 -ian 歸入 iang；-uan 歸入 -uang；-an 歸入-ang，《擊木知音》於此諸韻皆有分別。設〈堅〉〈薑〉；〈關〉、〈光〉；〈干〉、〈江〉等韻目以爲對應，卻於〈堅〉〈關〉、〈干〉韻內重見了一些〈薑〉、〈光〉、〈江〉韻的字。這個現象一方面反映了潮州某些已混同合併的韻類，同時也反映了某些尚未混亂的方言的音韻特色。由此可見《擊木知音》並不是單一的方言韻書，而是一個一個綜合潮州各方言的韻書。

另外潮州有十八聲母，《擊木知音》卻只有十五聲母，門、柳、語三母同時可代表潮州音可分別的b:m、l:n、g:ng，造成混亂。這一點明顯表示《擊木知音》沿襲了漳州十五音的分聲，不能反映潮州音系，也可見得漳州十五音的影響力太大了。

《潮聲十五音》（未見，《潮語十五音》凡例謂據《潮聲十五音》校勘）及《潮語十五音》（蔣儒林著，一九三一年汕頭文明商務印書館）皆只十五音，而有四十字母，《潮語十五音》卷末注云「干部與江同、關部與光同、羌部與堅同，俱不錄。」實際只有三十七韻。進一步反映了潮州音系的事實。

但《潮語十五音》亦不能完全符合潮州音系。一九六四年謝益顯完成《增三潮聲十五音》（一九六五年出版），將十五音增加鼻音聲母「明」、「蓮」、「遇」三個，又「求」字潮音khiu，歸「去」字頭，故作者改用「球」字。其聲母共十八個，故曰「增三」。

此書韻母的處理方式亦與《擊木知音》相同，即綜合潮州方言，從分不從合，並增加舊潮聲十五音所漏略的韻母，共得五十六韻。

1.8 台灣亦有許多新製的十五音，反映台灣方言，如：

台灣十五音及字母表　一八九五年台灣總督府編
訂正台灣十五音及字母表　一八九六年前者編
台灣十五音及字母詳解　一八九六年前者編
訂正台灣十五音字母詳解　一九〇一年前者編
增補彙音寶鑑　一九五四年梅山沈富進編
烏字十五音　一九六〇年林登魁編
台灣十五音辭典　一九七二年斗六黃有實編

這是漳州十五音的後續發展，顯示所謂「十五音」，已成了閩南系韻書的通名，不一定是漳州的韻書，本文只討論漳州十五音，對潮州十五音只約略提及，台灣十五音當另文檢討（見本書第九章），茲不贅述。

2. 漳州十五音之編輯方式及其音韻系統

2.1 上述三種漳州十五音，《彙集雅俗通十五音》有五十韻、《增補彙音》有三十韻，《渡江書十五音》有四十三韻，內容詳略各有不同，分合亦有參差，處理方式各有不同，但皆同一淵源。茲分聲調、聲母、韻母比較如下：

2.1.1 聲調

漢語自來皆稱聲調有平上去入四聲。四聲的唸法，方言有殊，但其歸類大體一致，意即平聲字在各種漢語方言皆歸平聲，上聲字歸上聲，去聲字皆歸去聲，入聲字皆歸入聲。某些方言四聲有不全者，仍沿用四聲名稱，而謂「歸某聲」。如北京入聲歸陰、陽平、上、去，又大部份方言濁上混入去聲，謂之「濁上歸去」，並不因分合不同而另立名稱。所以平上去入四聲成爲普遍採用的漢語調類名稱。而「四聲」亦成爲「聲調」的同義詞。

但後世漢語因濁聲母清化，引起聲調的變化，四聲又各分爲二類，謂之「八音」。二類有謂之清四聲、濁四聲者，有謂之陰四聲、陽四聲者，有謂之高四聲、下四聲者，有謂之上四聲、下四聲者，雖「八音」不一定俱全，但習慣仍謂之「八音」。「八音」一詞遂成爲後世「聲調」的同義語。

《戚參將八音字義便覽》及《林碧山珠玉同聲》皆稱八音爲「清濁高下八音」或「清濁上下八音」。戚參軍例言說：

「……每字又順口調成清濁高下平上去入各四聲，譬如八音第一字是『公』字，則調之『八音』曰公、滾、貢、谷、群、滾、郡、掘，公、滾、貢、谷之平上去入是清四聲，爲高；群、滾、郡、掘之平上去入是濁四聲、爲下也。」

林碧山凡例意旨亦同。

福州只有七個聲，缺陽上，但二書皆稱聲調爲「八音」，所缺陽上用陰上補唸，雖曰「八音」，實「七音」也。這種方法，實爲漳州十五音的淵源。

2. 1. 2 泉州八音俱全。其陰陽去本調相同，但變調不同，故八音仍可分別。但『彙音妙悟』的作者黃謙據本調不據變調，因此混亂了陰陽去的分別。凡例中序「八音唸法」舉了四例，茲抄錄如下：

春蠢寸出悽矁寸怵　魔麼嫩峯倫惀論律

英影應益榮郢詠亦　方訪放福皇奉鳳伏

前例陰陽去同用「寸」字，後三例分別用「論」、「詠」、「鳳」三字以表陽去。顯示黃謙無法確定去聲陰陽之別。

2. 1. 3 漳州有七聲調，謝秀嵐《彙集雅俗通十五音》凡例中「五十字母分八音」，舉例說：

君滾棍骨、群滾郡滑

……

經景敬格、勍景梗極

……

以陰上補陽上之缺，其沿襲《戚林八音》傳統呼法的痕跡十分明顯。但《戚林八音》和《彙音妙悟》，八音並列於聲母之下，十五音則先將每一字母分爲八音，再按每一音並列各聲母，是其不同之處（詳見2.3韻母）。

2. 1. 4 《增補彙音》處理八音缺少一音的方式又不同。一般以爲「濁上歸去」，但作者認爲漳州音是「濁去歸上」，所以缺陽去，而以陰去補缺。其八音呼法如：

「君滾棍骨、群郡棍滑

……

京景敬格、鯨脛敬極

…… 。」

《增補彙音》的作者以「下去」（陽去）歸「下上」（陽上）是有道理，因泉州音與漳州音古濁上字的讀法相同，但濁去字的讀法不同，漳州音二調合爲一調，合併結果，其調值同於泉州的濁上不同於濁去，由此正足以解釋漳州二調合併是「濁去歸濁上」，而非「濁上歸濁去」。

《彙集雅俗通十五音》卷內於缺一的「下上」調欄內注明「全韻與上上同」，至於《增補彙音》則索性把「下去」全部歸入「下上」，而「下去」不設空欄。

《渡江書十五音》更進一步。作者認爲漳州七音是濁上歸濁去，但既只七音，索性把「下上」刪除，不但卷內「下上」不設空欄，甚至不稱八音或七音，只列呼法如下：

君滾棍骨群郡滑

……

經景敬格鯨梗極

……

由《彙集雅俗通十五音》經《增補彙音》到《渡江書十五音》，我們看到漳州十五音系韻書在編法上的進步。

2.2 聲調

2. 2. 1 《十五音》之書名，蓋因漳州音系有十五個聲母之故。但「十五音」之說，蓋源自《戚參將八音字義便覽》。作者以

一首五絕，幫助記憶十五音，詩曰：

柳邊求氣低　波他曾日時

鶯蒙語出喜　打掌與君知

後注：「內只用十五字」，即末句五字「打掌與君知」不做爲聲母之用，故只「十五音」，但所謂「打掌與君知」句，並非無意義，而是指明整個韻書不但是一種「因音求字」的字典，並且也是一種密碼。關於此節，另篇詳述③。

2. 2. 2 林碧山《珠玉同聲》別出心裁，不用「柳邊求氣低……」，而自創另一詩，曰：

柳邊求美女　波面鳥亦之

雅音風出語　聲授悉皆知

二十字中亦只取前十五字，爲「十五音」。

2. 2. 3 泉州的《彙音妙悟》承襲了《戚參軍八音字義便覽》的聲母順序，但稍微變換一些聲目用字，並刪除了五個不用的贅字。其十五音如下：

柳邊求氣地、普他爭入時、英文語出喜

這種把語言學與文學分開的作法，看出作者黃謙的乾脆。

2. 2. 4 謝秀嵐《彙集雅俗通十五音》也沿襲此作法，但聲目用字亦稍有改動，其例言「切音十五字字頭」如下：

柳邊求去地、頗他曾入時、英門語出喜和《彙音妙悟》

《增補彙音》又把「英」字改回《戚》書的「鶯」字，其大體相同，只把「波」改爲「頗」、「爭」改爲「曾」、「文」

改爲「門」。「切音十五字」如下：

柳邊求去地、頗他曾入時、鶯門語出喜

《渡江書十五音》的「順口十五音歌」用字亦稍有改變：

柳邊求去治、波他曾入時、英門語出喜

和《彙集雅俗通十五音》不同的是「治」、「波」二字有所改動。

由上述「切音十五字」的用字異同，看出三種漳州十五音的作者，都同時參考了福州的《戚參將八音字義便覽》和泉州的《彙音妙悟》，但晚期的十五音並不一定完全承襲早期的十五音。

2.3 韻母

2. 3. 1　韻母是地方韻書差異的焦點。漳州內部方言，聲調和聲母都很類似，音值也差不多，但韻母的差別比較大，不但韻值不同，分韻也有不同。但漳州系韻書的韻目卻大同小異，而與福州、泉州的韻書韻目頗不相同。

2.3.2 《戚參將八音字義便覽》的「三十六字母」如下：

春花香、秋山開，嘉賓歡歌須金杯，孤燈光輝燒銀釭，之東郊、過西橋、雞聲催，初天奇梅歪遮溝。

後注：「內金同賓、梅同杯、遮同奇，實只三十三字母」。

作者是爲了記憶方便，勉强湊成三十六字的詞，實際卻只需要三十三字。

2. 3. 3　林碧山《珠玉同聲》有「三十五字母」，其韻目如下：

恭公光庚干交朱。姜堅嬌圭高江正。

綱官勾姑佳街周。箕瓜迦乖京龜哉。

盃催梳嬝怀

由上述的韻目用字，可以窺知林碧山企圖擺脫湊字成詞造成贅字的作法。他儘量採用聲母同是「求」母的字作爲韻目，但有些韻明明有「求」母字的，卻又不用，令人不解（林碧山凡例中把不用「求」母的字圈上一圈），更令人納悶的是用了幾個難字，特別是末二字，那是相當於閩南語「鬠𣍐 hau　hia 」的「𣍐」俗字。

但其採用「求」母字爲韻目的作法，爲漳州十五音的作者大量採用，而成爲十五音系韻書統一採用的韻目，可見林碧山對於戚參軍韻目的改革用心。

2. 3. 4　泉州《彙音妙悟》在韻目的用字上顯然受到《戚參將八音字義便覽》較大的影響。其「五十字母」如下：

春朝飛花香歡高卿杯商

東郊開居珠嘉賓莪嗟恩

西軒三秋箴江關丹金鉤

川乖兼管生基貓刀科梅

京雞毛青燒風箱三𠰁嘐

五十字母中「管」屬漳腔、無字，「嘐」有音無字，故實際只有四十八字母。其中承襲戚書的韻目有十六字，即「春花香歡

杯東郊開嘉賓西秋金梅雞燒」；襲林書者四字，即「高江乖京」。雖然承襲林書的韻目較少，但其揚棄戚書韻月湊詞成贅的作法卻是一致的，這大概也是受到林書的影響吧。

2. 3. 5　漳州《彙集雅俗通十五音》的韻目用字，把林碧山《珠玉同聲》儘量採用「求」母字的作法，運用到了極點，非不得已，不用他母字，而即使採用他母字，可能也只是借用其韻母，實際上還是得讀成「求」母的。茲將《彙集雅俗通十五音》的韻目抄錄於下：

君堅金規嘉　干公乖經觀
沽嬌稽恭高　皆巾羌甘瓜
江兼交迦檜　監艍膠居ㄐ
更褌茄梔薑　驚官鋼伽閒
姑姆光門糜　嗷箴爻扛牛

以上「五十字母」全部有音有字，但有些韻部收字極少，並無求母字，如「姆」、「門」、「糜」、「箴」、「爻」、「牛」等，不得不用他母字。「扛」韻亦無求母字，「扛」字在本書歸入「鋼」韻，音kngl ，但有些方言「扛」是讀koN[1] 的（如長泰），作者因此寧可借用方言音做爲韻目，而不用同韻的字如我、好、火、毛……等爲韻目，這就顯然見得作者意欲採用「求」母字爲韻目的苦心了。

誠如泉州通俗韻書《彙音妙悟》發表之後，有專爲讀書人設計，只收有讀書音韻的《拍掌知音》出現，漳州通俗韻書《彙集雅俗通十五音》發表之後立即便出現了專爲讀書人設計，只收有讀書韻的《增補彙音》。

2. 3. 6　這本《增補彙音》只有三十韻母，該書謂之「三十字祖」，其韻目如下：

君堅金歸家　干光乖京官
姑嬌稽宮高　皆根姜甘瓜
江蘇交伽蘐　葩龜箴璣趙

韻目用字大抵承襲《彙集雅俗通十五音》，只有「歸、家、光、京、姑、宮、根、蘇、伽、璣、趙」等十字採用同音字，「葩」採用非求字母。

《增補彙音》節錄《彙集雅俗通十五音》原書，筆者認爲十分粗糙。他雖說對舊十五音「中或有所未備者，因詳加校訂、易其舛錯」，增加的字固然不少，但刪除了所有鼻化韻則是一大疏陋。他或許認爲鼻化韻屬白話音，不屬文讀音系統，所以不予收錄，實際上舊《十五音》中，鼻化韻裏正多著文讀音，尤其是「門」、「柳」、「語」、「入」中古屬鼻音聲母的字，其文讀音多半保存著鼻音而歸入《十五音》的鼻化韻之中。

《彙集雅俗通十五音》之中原收有文讀音，而被《增補彙音》刪除的韻有：

姑（-ouN*）：努、五、忤、耦、伍、午、偶、怒、耨……。
監（-aN*）：他、拿、那、打、馬、麻、罵……。
更（-eeN*）：雅。
梔（-iN*）：你、禰、補、尼、妮、泥、蒞、謎、媚……。
驚（-iaN*）：且……。

閒（-aiN*）：乃、迺、奶、買、奈、耐、賴、賣、艾…。

嘆（iauN*）：鳥、蔦。

爻（-auN*）：撓、鐃、矛、茅、爻、肴、貌、樂……。

扛（-oN*）：訶、薅、我、哦、好、火、夥、貨、毛……。

牛（-iuN*）：肘、牛、羋。

以上十個鼻化韻，是文讀音系不可疏陋的韻，但被《增補彙音》刪除。因此本書的製作，與其說是爲了讀書人而設計，毋寧說是爲了商業的目的，欲以便宜貨取代貴貨而已。今日坊間所見的《十五音》，以三十字祖的《增補彙音》最多，而五十字母的《彙集雅俗通十五音》則甚難購得，此之故也。

2. 3. 7　漳州十五音之中，新出土、筆者認定爲係清末（十九世紀末葉）作品的《渡江書十五音》，明顯地作於《增補彙音》，之後，這本書有四十三韻，他把原《增補彙音》的三十字祖稱「字祖三十字」，另補上十三韻，謂之「附音十三字」，合稱「四十三字母」。

「渡江書字祖三十字」

君堅今歸嘉　千公乖經官　姑嬌雞恭高

皆根姜甘瓜　江兼交迦諫　他朱鎗幾鳩

「　附音十三字」

箴寡尼儸茅乃貓且雅五姆么缸

《渡江書》三十字祖和《增補彙音》三十字祖唯一的不同是以「鎗」代「箴」爲字祖，而以「箴」爲附音。這個改動實在莫明其妙。因爲《增補彙音》刪除的全是白話韻和鼻化韻，留下的

叫「字祖」，〈箴〉是標準的文讀韻，理應歸入字祖，〈鎗〉（-ioN＊）是純粹的白讀鼻化韻，理應歸入所謂「附音」，而《渡江書》將二韻對調，變得體例不一，莫明其妙了。

2. 3. 8　比較《渡江書》和《彙集雅俗通十五音》，也可以發現《渡江書》少了七個韻的理由。

一、《雅俗通》有〈嘉〉（-ee＊）和〈膠〉(-a＊）二韻對立，〈嘉〉收假開二文白讀、梗開二、三、四入聲白讀，〈膠〉收蟹開二文讀及郊開二白讀，『渡江書』將二韻合爲〈嘉〉（-ee＊），而把《雅俗通》〈嘉〉韻裡的假開二白讀和梗開二、三、四白讀字如家、加、叉、假、馬、碼、瑪、嫁、價、駕、帕、柏、百、隔、客、仄、績、厄、琶、爬、茶、牙、芽、衙、貑、爸（父）、下（低）、蛇、寨、下、夏、白、帛、逖、汐、宅、麥……等漳州-ee韻的字歸入〈雞〉韻（-e＊），而刪除了《雅俗通》的〈嘉〉韻（其中家、加等少數常用字漏收了）。

二、《雅俗通》的〈稽〉（-ei＊）、〈伽〉（ -e＊）二韻是有分別的，《渡江書》合併爲〈雞〉（-e）韻。因此少了一韻。

三、《雅俗通》〈褌〉韻（ -uiN*）和〈鋼〉韻（-ng*）有別，《渡江書》則合併爲〈缸〉韻（-ng*），因此少了一韻。另外《雅俗通》的〈鋼〉韻又見於〈儸〉韻（-oN）。

四、《雅俗通》有「光」韻（-uang＊）和「公」韻（ -ong＊）的對立，《渡江書》只有「公」。「光」韻雖只有極少數幾個字卻是口語所有的，《渡江書》卻刪除了。

五、《雅俗通》有〈閂〉韻（- uaiN＊）收「檨」(-suaiN7）等重要字。《渡江書》刪掉此韻，「檨」等字遂無所歸屬。

六、《雅俗通》〈糜〉韻（- ueiN＊）收有「糜」（稀飯）、「妹」等極少數字，《渡江書》刪掉此韻，「糜」「妹」亦不見於他韻。

七、《雅俗通》〈牛〉韻（ -iuN*），收有「肘」、「牛」、「羋」三字，《渡江書》併入「鳩」韻（ -iu＊），因此少了一韻。

總計上述《渡江書》合併及刪除的韻部共七個，故只剩下四十三字母。

被合併的韻部，有些可能反映語言的事實，但被刪除的韻部，如〈光〉、〈閂〉、〈糜〉三韻，雖字數極少，至今仍是口語中的常用字，刪除可能不合語言的事實。

除了這些缺憾之外，《渡江書》的一項特色是四十三韻配七音，全部填滿了字，沒有一個「空音」。他收的字奇多，並不一定《康熙字典》有的才收。那些奇字大部份是極冷僻的怪字，我們不知道作者是怎麼蒐集來的，甚至那些奇怪的音節，如「姆」（m2）和「虻」（ bm2）的對立到底是不是眞的反應語言的事實都很令人懷疑。

可怪的是，作者既然苦心蒐集到這些奇字，卻把一些常用字、常用韻漏略了，這就不免令人有「明察秋毫不見輿薪」之嘆了。

3. 漳州十五音的音讀

3.1 泉州《彙音妙悟》的音讀需要詳細考證，因爲現在已找不到一個泉州方言完全符合它的音系，一八七三年杜嘉德《廈英大辭典》雖有泉州方言的記載，但該書完成時距《彙音妙悟》出版已七十三年，不但泉州音系已有變化，泉州方言亦早已分岐，所以它所記載的泉州音亦不能完全吻合《彙音妙悟》音系，故需運用現代方言比較，始能擬其音讀。

但漳州音卻有一部相當早期的字典。這就是一八三一年完成、一八三七年出版的麥都思（W.H.Medhurst）《福建方言字典》，因爲麥都思是以漳州音爲依據，所以應正名曰《漳州音字典》。這本書距謝秀嵐《彙集雅俗通十五音》出版的一八一八年只有十三年，兩書出版年代這麼接近，幾乎可以說是同時代的作品，而據麥都思序中所言，一八一八年正是他開始研究閩南語之年，因此我們可以認爲麥都思字典是《雅俗通十五音》的語音實錄。

麥都思字典所用的羅馬字標音方式和杜嘉德《廈英大辭典》及從其簡化的現代教會羅馬字有很大的不同。但因爲該書有長篇序言，對其使用的符號有詳細的說明，並與十五音互相對照。另外杜嘉德字典也附錄了他的標音方式和麥都思方案的對照。當然這個對照只意味著符號和方音的對應，其所代表的音值未必相同。誠如杜嘉德所指出的，他的拼音式和麥都思的不同，「部份是因爲拼法的不同，部份是方言的差異」④，他說麥都思所描寫的是漳浦音，而他描寫的是廈門音，我們不可以將廈門音的音值套入漳浦音。這是許多研究者所忽略的問題。